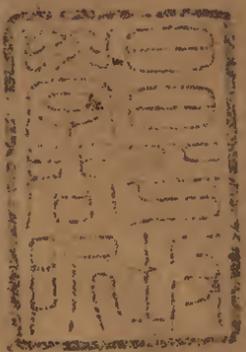


毛詩明辨錄

三田



漢書門			
八	二	一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漢	
三	二	書	
函	一		
一	四		
九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14
冊數	4	(2)
函號	273	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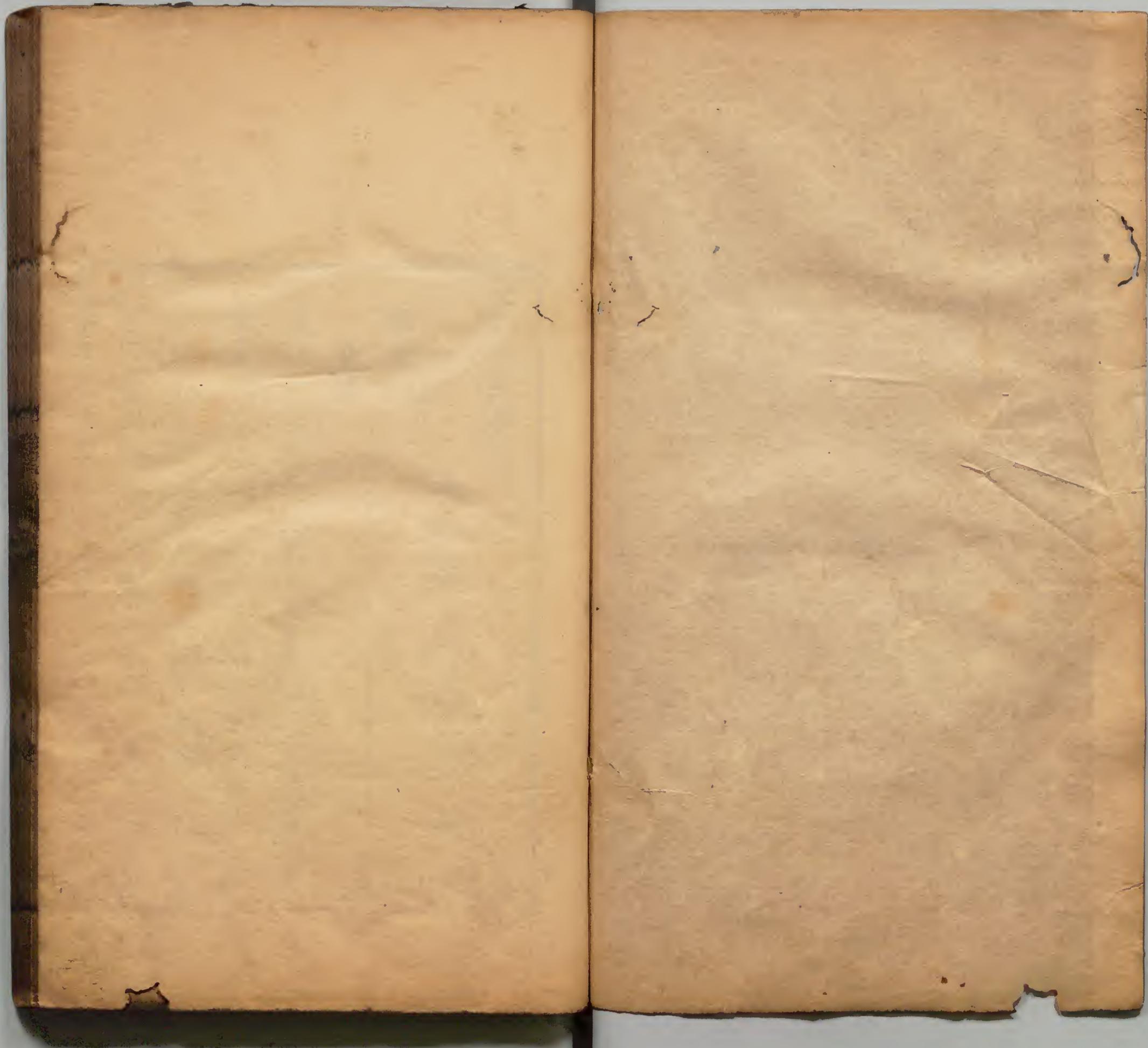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毛詩明辨錄卷之三

秀水後學沈青崖良思父著



國風

關雎

窈窕淑女即是后妃鄭箋言后妃欲求賢女與共
己職是謂后妃求淑女以事君子如后妃自述則
其意甚淺如人述后妃之德亦不過樛木之一端
耳二三章荇菜亦祇偶取其水中柔順之物以引
起求之之意耳不似蘋藻必用以承祭祀也鄭謂

毛詩明辨錄卷之三

后妃將共苜菜之菹必有助而求之者則是實采
苜菜賦而非興矣且方叙其求祭祀之物而又忽
入后妃求淑女詞氣不屬不如從朱傳為順宮中
之人於后妃始至樂君子有此善匹而追叙其未
得之憂已得之樂此即雅之文定厥祥大妣嗣徽
音也若后妃欲求窈窕之女在未歸周以前媵娣
有父母主之既歸周以後媵妾已足備數何必外
求耶於義都不可解

葛覃

此篇毛曰興也朱子改為賦蓋毛主席后妃未嫁而
言鄭亦依之凡興原為引起正意而其鳴喈喈之
下未述正意不得為興其二章直言治葛之工成
葛之用刈獲締綌即鄭箋亦不能曲解為喻為興
也故不如朱傳通章作賦體之確且如鄭箋所云
如在父母家體長色美宜嫁君子才美遠聞此不
過後世美女才女即足以當之未足以見后妃之
德也睢鳩之關關必后妃既嫁而美之黃鳥之喈
喈詩人何為以詠未嫁之后妃且未嫁而言歸寧

終有未妥處

師氏

師氏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此
指女子將嫁之前而言不知此女師即內則姆教
婉婉之人歟孔穎達謂女子既嫁傅姆尚隨之周
禮九嬪以德言容功教九御教於為婦之時后妃
之貴非九嬪所能教意必自有專官周禮內官無
所不備而所載師氏則居虎門而教國子者非后

師也魯女伯姬嫁於宋火至必待傅姆而後下堂
則邦君夫人既老而猶有師可證矣若依毛鄭說
作未嫁時之詩則必教於公宮之時將為婦而預
籌及於歸寧也不失之太早乎

卷耳

卷耳苓耳廣雅云形如鼠耳陸璣疏云葉似胡荽
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朱子曰據本
草即今蒼耳子考蒼耳子葉大如掌與廣雅言形
如鼠耳者不合與陸疏葉似胡荽者亦不合也又

毛詩曰辨金卷三
蒼耳莖粗如指與細莖蔓生亦不合且蒼耳草結實如棗核有刺其葉不可食未可信本草也

寘彼周行

左傳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故自毛傳以下莫不謂思君子官賢人者周之家法邑姜治內后妃實貽之徽音且念在官賢豈遽爲婦人干預外政其說似可聽維是適采卷耳尚未盈筐何忽念及於朝宁之用人豈以卷耳宜采喻賢人宜用采不盈筐喻賢人用之未盡耶然而下三章亦

絕不及用人行政一語維有曲寫其懷人之情而已且以筐寘道左與下文陟崔嵬酌金罍同一無聊無賴之意斷以從朱子集註爲是又謂此詩后妃所自作似無確據文王朝會征伐姜里拘囚之日后妃在宮闈中或者蠶桑之禮躬舉大典何至自向山野攜筐采菜下同於閭閻思婦朱子於二章註云託言欲登崔嵬或亦有見於后妃之不宜適野乎左氏引詩每節取其意如舉卻缺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遂以谷風爲薦賢歟舉孟明日

於以用之公侯之事其遂以采繫為能官人歟

陟彼崔嵬三章

卷耳二三四章以為后妃託言登高飲酒者固非婦人所宜即從註疏以為使臣勞苦在外君當知之而官其賢者以此為前後聯絡之義亦多勉強夫進賢之途孔多匪獨憫念行人且當文王時伐密伐崇更有倍於行役勞苦者惟其行險而順故毒民而從無敢怨者后妃何獨注意於使臣朱子以婦人不應干外事而專主懷人是已然不體究

小序卷耳后妃之志一語所重在志字而惟於后妃身上着想所以動輒窒礙后夫人之出自有翟車何至僕馬皆病采不盈筐而寘道左以是寫己之憂思耶使從后妃之志而推之懷思其君子行役而因及其道路之阻修六個我字皆代君子設想如父曰嗟予子行役豈不親切有味而必為后妃設言登山飲酒耶

螽斯

朱傳曰爾指螽斯其實爾字雙關指螽即指后妃

以子孫之稱於人爲切於物爲假借也

桃夭

昏姻以時謂二十嫁三十娶不指定桃之始華爲得昏之時也如以桃華時爲得昏期又何以解於次章之實三章之葉耶桃之始華在仲春即夏小正綏多士女邶風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時詩人託物起興却不拘此

兔置

興多託物惟此章朱傳謂因事以起興細玩詞義

與敷陳其事而直言者無別故朱子亦云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爲興然亦是興之賦其所以謂之興者只因其上下相應耳此興之別一體者

武夫

古者文武不分途有武備者即有文德故首章言干城次章言好仇末章言腹心直是方召一流人物墨子以閔天泰顛當之豈後世武夫所可及哉

漢廣

興意每取兩相應爲引起之詞如此詩首四句以

南有漢有為詞以兩不可為應是興意已盡矣興
意正意已畢而又就江漢以詠歎之故朱子以為
興而比漢儒因下四句亦有兩不可字以為亦是
首二句興起殊不知詩之詠歎法三章同詞意味
深長全在於此

駒

駒稚馬見周禮攻駒今毛以五尺以上為駒豈西
南夷產馬形小者皆名為駒歟朱集傳云駒馬之
小者小即幼稚非言形體小也

麟趾

麟之趾與螽斯羽同一喻也而螽斯為比比此為興
者以螽斯始終不曾說出后妃而此詩則美公子
公姓公族也然比有二體或暗比而不說正意或
明比而說出正意故自不同朱子因小序有關睢
之應一語故從毛傳亦注為興耳

吁嗟麟兮乃是贊文王后妃非重複上文也上文
只贊美麟之趾定角有麟之仁而後有趾定角之
仁因公子公姓公族之皆善乃推本其所自故歎

美之曰吁嗟麟兮嚴氏粲曰吁嗟麟兮指公子猶
楚狂接輿稱仲尼曰鳳兮是未知末句與首句有
別處惟熊朋來曰麟以興西伯非公子也為得解

繫

繫皤蒿爾雅繫由胡郭注以為未詳大戴禮傳曰
由胡者繫母也繫方勃也似繫母與繫為二物故
傳別言之繫生於土為白蒿可以飼蠶由胡生於
水中可為菹如今之水芹與陸芹同名而異味也
左氏曰澗溪沼沚之毛蘋繫蒹藻之菜四物皆生

於水中故知繫非土生之物正義雖言于沼于沚
不在沼沚中而在沼沚旁及下章直言于澗之中
無可置詞強云亦謂於澗曲內非水中也究當以
經為主繫乃采於水中之物也儀禮豆實諸菹無
復蘋繫想周初祀事猶未備物不妨薦薄物後乃
日事於盛耳

草蟲

草蟲之鳴阜螽之躍采薇采薇與思婦何涉而自
思者聞見之下皆成感觸故隨意述之與託物起

興不同處吟諷之餘自可得之毛傳以為興未嘗
不似但與叙事處不相呼應耳

宗室牖下

朱注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室之前曰堂東戶
西牖以之限室內堂外此牖下如在室內即是奠
於祖考神主之前而為祭祀如奠於牖外即是堂
上乃是嫁女之前禮於宗室毛傳之說為合矣鄭
箋與毛解同故云戶牖間之前酌女於宗子廟中
在堂行禮依此講解庶與季女句無悖不然豈有

大夫妻承祭祀而尚稱女者乎

召伯

召南中有文王時詩亦有武王時詩如甘棠之召
伯召公封伯在武王受命以後召伯草止聽訟而
人追思之又在召伯之後而朱子集傳乃云召伯
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不幾疑文王時召伯已
為文布政歟曰非也武王所敬承者皆文王之謨
訓功烈則召伯雖布政於武王時要皆文王之德
化所貽留者也

行露

首章毛曰興也朱曰賦也細辨之當是賦中帶有比意而決非興興之爲義興意與正意兩相呼應如二章三章誰謂何以兩相呼應雖雀角鼠牙以爲搆訟之比而不得不謂之爲興今首章即朝露以婉拒強暴是實有其事而賦之行於露中而爲露所沾濡即如不避嫌疑而爲強暴所侵陵相似故謂賦中兼有比意則或有之

室家不足

朱傳依劉向列女傳謂求爲室家之禮未備未暢詩人之旨也詩人若謂汝雖能速我於獄而欲終爲汝之室家則不能也亦猶末章不汝從之意但不汝從則女子之志而言室家不足則并聽訟者自有明斷決不爲汝誑辭而使我歸無禮之室家也言外該有此義

行露之詩女子固知以禮自守而男子未免有強委禽之事不如周南言秣其馬之有情有禮豈女子被后妃之化而男子獨不被文王之化耶曰聖

世不能無頑讒女子知自守聽訟無枉斷即道德
齊禮之驗若大車檻檻終是民免無耻氣象迥別

羔羊

古人弁服凡有縫者必飾之如會弁者以皮縫弁
其縫處多嵌碎玉爲飾故衛人美之曰如星今大
夫服羔裘是應以緇衣矣然集皮爲裘下幅寬廣
當以六皮成之六皮則有五縫每縫之上皆以素
絲組鑲嵌表而出之如會弁之有星耳紕似言其
縫之墳起絨似言其縫之分界總似言其縫之合

攏要皆言其五縫也

殷其雷

凡興皆取其意之相似者而此詩是反興雷聲不
出百里之外殷殷然只在南山左近何獨我君子
從斯而遠適乎在南山之下與何斯違斯緊相呼
應諸家論同風雨興歎者皆不切惟朱公遷曰在
字與違字相呼應顧夢麟曰此詩反興之始爲得
其解

標有梅

此篇毛以為興朱以為賦似毛義長感物起興先
言梅以引起求我庶士與桃夭何異乃彼為興而
此為賦殊未允當以標梅為興語尚有感物含蓄
之意若作見梅之標為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下二
句便直遂無味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聘則為妻
奔則為妾賦此詩者所以異士之以禮來求然須
作興體看乃見其閒雅耳

且如昏時梅落宵征見星俱係當前所見之景物
非遠託於異物也乃標梅為賦小星為興不過因
句中有兩在字兩與字相應毛傳於小星不言興
亦未協

寔命不同

此詩人之安命也論語曰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
曰得之不得曰有命此皆以氣數所定即理之所
在而不與命違戾也女生於庶長為媵娣其辟女
君而宵征也分也即命也安之而不敢怨也

江有汜

以江之有汜興婦之有媵則三章同意若以水決

復入興媵亦復歸其義僅通於首章且近於比矣
江尚有汜而之子不與我偕行亦是反興

野有死麕

此篇以興為味長言野有死麕尚以白茅藉之豈
有懷春之女吉士不以禮聘而思誘之哉二章言
林中有樸遯野外有死鹿小木微物尚以白茅純
束豈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求哉末章乃正告吉
士言不容急遽毋為苟且也此是旁人為貞女詠
不可因末章有兩我字而竟作貞女自詠蓋女無

自言懷春亦不容自譽如玉也毛鄭以通章皆賦
死麕樸遯皆非禮聘之物且云貞女之情欲令人
以麕肉為禮而來殊失貞女氣象亦非文王德化

媵

皇甫謐曰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
媵何得適齊侯之子古之媵女有貴賤之分非姊
必貴而妹必賤也貴賤分於適庶女亦猶夫子耳
適長女聘於諸侯庶女為娣兄弟之子為姪姪中
有適有庶適姪之從姑而嫁者以姪雖出於適而

爲公子之子差賤於諸侯之適女故質家親親貴
娣文家尊尊貴姪妹可爲娣不可爲媵堯妻舜以
二女一爲妻一爲娣非爲媵也今言武王之次女
宜爲媵者於古義不合左傳曰同姓媵之異姓則
否公羊言一國之女恐其血脈相似不宜于子故
必使他國媵之是媵非女弟可知矣武王次女如
亦邑姜所出自當別嫁於諸侯若於齊國丁公爲
母舅乙公爲表兄如其爲乙公之妻必見於它經
傳故不如齊襄公之子爲確耳

何彼穠矣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即作魯莊十一年共姬之事
亦無不可其不編之王風齊風者蓋因文王后妃
之教久而不衰故續於召南之後即以下列國之
詩非必出於一時不盡采之太師可傳則傳之矣
此詩既在東遷後則騶虞當更在其後但騶虞之
在東遷後無可據耳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或
續詩皆在召南中亦未可知且壹發五豝與齊風
盧令令氣象相類不似文王時盛大渾容集詩者

因其與鵲巢相應故置於召南之末歟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合樂歌周南關雎葛覃卷
耳三篇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三篇而不及以下之
詩可見周公作樂時二南只有前數篇也

騶虞

周召二十五篇皆以三章為正體蓋詩人言志歌
以永言非長言之詠歎之不足以盡其情也惟小
星騶虞言可盡意亦可盡不強增所謂辭達而已
非言之不永

柏舟

思婦孤臣同一哀怨詩序以為仁人不過朱子定
為婦人不得於夫試將此二意各讀一過無不各
肖以是知詩人之語妙也讀古詩十九首亦不可
泥定何況讀經

此篇毛傳以為興而朱子以為比蓋正喻兩意不
相呼應者朱子即謂之為比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則月微夜則日微是日
月迭相為微猶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也日

月遷流無時而盡而我心之憂亦無底止安能奮
飛乎鄭箋以日喻君月喻臣朱子以日明喻適月
虧喻衆妾都有沾滯處即如日月篇起句亦呼居
諸而朱註曰賦也可知此章亦可作賦

女所治兮

女鄭箋云女女妾言此綠衣染絲爲之皆出自女
手致使顛倒衣裳之色我則常思古人惟求免於
愆尤而已此是反比以起下意毛傳云綠末也絲
是本也蓋以絲與上章黃裏黃裳同意言綠之間

色而反奪素蓋即首句而已有奪適之比不重在
治絲染色之人也若以毛解則朱子以女指君子
於治字中寓嬖少妾之意比意更足

俾也可忘

胡能有定當作冀望詞德音無良即是無定處言
何時能有定而使我可忘其無良乎箋亦作忘無
良解諸家解以爲莊公忘莊姜莊姜忘莊公者義
皆淺末章報我不述承第二章言何時能有定非
徒報我其報有不可殫述者矣冀望逾厚之意

終風

毛鄭孔皆以此詩為州吁而作蔣氏悌生郝氏敬皆從之漢唐儒不過因其列在燕燕之後故云然耳然細玩味首章顧我則笑二章惠然肯來末章願言則懷俱非母子之詞春秋時非所生之子而上烝者多矣莊姜賢夫人豈不知遠嫌而作此詩哉斷以朱子改正為莊公賦者為是

凱風

此篇四章毛傳皆以為興朱子以首章為比次章為興夫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與吹彼棘薪原無異處而一為比一為興蓋首章有棘心天天承接以比母氏之劬勞故謂之比

雄雉

雄雉之君子行役在外室家思之與卷耳草蟲殷其雷等作氣象不侔音節亦異自足以刺宣公乃鄭於首章泄泄其羽箋云喻宣公整其衣服奮訊其貌志在婦人不恤國事於二章下上其音箋云興宣公大小其聲怡悅婦人如此解轉覺詩人滯

王言曰辨金卷三
拙矣不知漢唐以來何以宗鄭者不懈

匏有苦葉

小序以此篇為刺宣公惟三章賦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此不類刺宣公詩故朱子止言此刺淫亂之詩然此篇是女求男之辭觀二章雉鳴求牡比喻顯然惟濟盈之喻釋者不同夫違禮犯義猶之過涉必有滅頂之凶今行險徼幸不至濡軌而雉鳴求牡深可耻矣蓋上句與下句兩比意自各別若作求牡一意解便失之矣

涇以渭濁

涇濁渭清因二水合流連渭俱濁然其別流之汙使不溷於急流之中則固有湜湜之時也故夫何暱於新昏而不以我為潔哉今新昏既為爾室自必別有相夫之道盡改我之所為然我向日規模如漁者設笱為梁現成可以取魚汝其勿去我梁勿發我笱乎既而又轉念曰我身尚且不保又遑計身後之事哉如醉如癡忽昏忽醒此正詩人忠厚之志若以水之清濁比容貌之妍媸意味較淺

既生既育

婦人無子宜其見棄於夫此篇第五章乃自述其有子也阻其德而不售如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美而無子此婦自言近來夫阻我德所以不曾生子因此不便直言故假賈以爲辭然昔時亦曾育恐育鞠正當夫家困窮顛覆之時孰知既生既育頓忘我德而竟視我如毒螫乎若以生育解作養家生計與上章何有何亡下章御窮俱重複矣

匪車不東

黎國本在衛西而黎侯寓衛却在今范縣西北是在衛都之東也言黎之君臣寓衛日久至於節物變換衣裘俱敝而不見車馬東來以禮收恤如衛之廬漕邢遷夷儀齊桓賄贈忘其亡國如歸故里今所望於衛之東轅者亦是此意非必伐狄恢復望衛以霸業也

孔氏穎達曰旄邱責衛伯也黎侯以衛爲州伯當修連帥之職此言有所本史記言武公佐周平戎有功平王命爲公故衛世爲侯伯又黎國本在上

毛詩曰新金卷三
黨壺關即今潞安長子之間與衛之西境相接故
黎有國時原屬於衛霸後乃為晉所侵耳

流離

毛傳以流離為鳥少好長醜以比昔為諸侯今為
寓公是比而非賦也然黎方罹患詩人當以鷓鴣
之老者為比何反以少好者為比乎故朱子但以
漂流離散為解瑣尾亦猶式微耳

簡兮

簡毛訓大猶之次章自稱碩人鄭訓擇以為選取

於士中而合舞也朱子以為簡易即簡略也再言
簡兮者如式微詞氣微而又微此亦簡而又簡也
三傳之義俱可通然玩世不恭者若自譽而實自
嘲則與其言簡易不如誇之云大而又大擇而又
擇也

公言錫爵

萬舞文武俱備惟於大祭祀用之故鄭以公庭為
宗廟而引祭統畀輝胞翟閭寺以釋錫爵朱子不
拘祭祀故引獻工夫燕禮大射鄉飲酒鄉射俱有

獻工之禮惟君燕臣使宰夫爲主人其鄉禮主人
大夫與公言不合者不引所謂主人洗升獻工用
爵與本文合故朱子引之然獻工固用爵而非用
散但無萬舞之事終以從毛鄭爲安

諸姑伯姊

古之媵者以卑媵尊小君有君道不降其所尊故
姊者弟也不以姊從姪者兄弟之子不以姑從衛
女思歸寧而不得於是與其姊姪謀之以圖歸寧
故先曰變彼諸姬聊與之謀然卒不可往故次章

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蓋姑姊者其別嫁或在室
者而非首章之諸姬也孔疏以爲言衛女欲嚮衛
國爲覲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則亦不以姑姊爲
媵從也

彤管

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
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月日授之環以進退
之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夫女史書記進御之法
三代宮中應有之彤管恐是秦漢以來故事蓋古

之書以削刀且無筆書安得有筆管後世謂女史為彤管者因毛傳此詩遂為美談耳且如靜女在衛宮未御於君何以貽君彤管其所貽者彤管之法耶則不必贊其有煒其所貽者筆耶則女史執以書者貽君何用且果女史用彤管以書事則如朝臣搢笏必有見於經者何以他經不聞此朱子所以未從毛鄭也

毛詩明辨錄卷之三

毛詩明辨錄卷之四

秀水後學沈青崖良思父著

國風二

兩髦

髦之古制不可得考矣然雜見諸經者男為兩角夾凶而垂女為三髻亦有下垂之髮翦齊之蓋子生三月髮短不能為髻髻四面盡垂而翦之為髻至於稍長髮可約之以纚簪之以笄而猶垂其餘髮以為髦內則言子事父母拂髦者拭之而使順

也喪大記曰小斂主人脫髦言不垂餘髮也內則注云用髮為之象幼時鬢又云拂者振去塵而著之蓋因喪大記文言髦可脫則亦可著所以言是用髮別為一物加於纒之下冠之內也恐無此飾又喪大記注曰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玉藻曰親沒不髦不聞有左右之分孔疏云父母有先死者於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此皆于記文之外別為添出况古人右父左母其云父脫左母脫右者知後人之詞也共伯之死昔人既辨史記之謬非

武公逼使自殺則死于僖公在時故曰兩髦小序稱為世子可見矣

特

特亦訓匹是也朱子又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黃氏佐云特如萬人之特婦人稱夫之詞黃鳥篇曰百夫之特此猶豪傑孤立之稱未可為婦稱夫之証惟小雅云求我新特則亦稱夫與此同義蓋特猶牡也周禮馬特居四之一言牡馬也此乃借用之詞凡牡

毛詩明辨金卷四
皆謂之特陽數奇故稱特書曰牝雞司晨匏有苦
葉篇曰雉鳴求其牡此禽獸之互言也人何不可
借用且韓詩作直字尤見其為馬特之特矣古之
特字皆作植字也

衡筭

纚之簪筭直插之惟后之副筭用衡衡者橫也考
周禮追師職曰追衡筭注云王后之衡筭皆以玉
為之後人因鄭云皆以玉為之遂謂衡與筭為兩
物馮氏復京云衡垂於當耳筭橫於頭上此又因

君子之佩有衡衡故疑婦人首飾別有衡也殊不
知左傳衡統紘紕即指衡筭而言簪於髮而使副
得覆於髻者衡筭也筭當有二其筭端大而末小
必有花樣如今鳳頭萬卷書之類然後可以繫統
而垂瑱又必有兩枝一自左而插於右一自右而
插於左然後可以垂於副之兩旁兩統兩瑱當兩
耳也六珈鄭以為若漢步搖上飾當是以玉為珠
如王者有旒繫於衡首行步則動搖諸侯命婦其
數六但只垂至於鬢不若統之繫瑱直垂至耳

鬢

願豐堂漫書云婦人以髮飾首曰假髻作俑於晉太元中殊不知鄘風云鬢髮如雲不屑鬢也鬢即假髮所以飾真髮之不足者宣姜之髮如雲無事於鬢又左傳衛莊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鬢注髮也可見古人已有假髮矣而謂始於太元中乎

縐絺

展衣以丹縠爲之而所蒙者縐絺絺以葛織本黃

白色今人以絲織縐古人以葛葛之極細者取其縐縠縠織之爲縐

玼瑳

自來訓爲鮮盛然恐當是玉飾之名如琚玖之類玼以配翟衣瑳以配展衣惜無他經可証故不敢強解瑳字又見珮玉之瑳非言其色澤

我以為君

惠公於宣姜母也非小君也嗣君稱父爲先君未聞稱母爲小君者親不掩尊也首章以鶉鵲刺頑

猶可託於惠公之言而稱之為兄次章刺姜亦託於惠公而稱為小君其稱名不順况母之淫非子所宜斥言故凱風頌母為聖善今雖他人代惠公措辭而直以淫刺其母并没其母之稱而稱其疎者同於路人必不然也然則何人稱之為君曰此衛公族之詩也羣公子於頑為兄於姜為小君我者作詩之人不必假名於惠公也

升彼虛兮

毛傳曰虛漕虛也孔疏曰文公自漕徙楚邱故知

升漕虛故國徙後其地為墟考楚邱在濟河間杜預云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以今皇輿表考之即今城武縣而漕在今滑縣相距五百餘里豈能升高而望朱子集傳曰漕楚邱皆在滑州夫果皆在今滑縣自可望楚然楚即在滑而堂在今堂邑距滑更遠何以能望然則虛乃泛言高阜之處非指漕也漕亦暫廬之地未及一月何以成墟後世市集稱墟以赶集為趁墟豈必故國之都

望楚與堂

堂只是楚邱旁之地名非必堂邑傅氏寅曰堂是
今博州堂邑博汎二州連境夫博與堂今東昌府
屬在滑縣東北七八百里城武在滑縣東南五百
里而楚邱與堂邑南北相去亦七八百里豈有南
望楚北望堂之理故知傳說非也

駮牝

邦國六閑合良駮阜牧之數言之麗馬亦在其內
衛人美武公止言駮牝駮者七尺之馬馬特居四
之一則牝有三千特有千匹矣以此孳息日致蕃

阜此誇大其牧馬之盛非可以尋常侯邦應畜六
閑之數計之也必兼牡言以配戰車三百乘拘矣
夫豈不知牝馬之不可戰陣耶

定之方中

此詩是追敘而美之非初遷時語首章言爰伐琴
瑟直是可伐為琴瑟次章終焉允臧猶云到底果
然好亦是據現在而言末章駮牝三千更不能懸
擬畜牧之數猶之左傳云季年乃三百乘亦記於
閔公二年也劉氏瑾謂二章以前本其始二章以

後要其終蓋未知琴瑟駮牝皆非虛言也申培謂
史克以美魯僖者亦難預賦其盛也

相鼠

蝮螫知命相鼠言禮草野詩人皆知學問以是為
由於文公之教化則亦足以見文公之治矣若必
泥小序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
無禮儀是追刺其從前以形今日之有禮豈羔羊
真美大夫者反不足以見王化歟要之衛武衛文
本與周召之化甚遠苟能知奔之當止無禮之可

惡即覘其化之行矣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班固以為妻諫夫之詩非也
夫夫妻外則相敬內則相愛莊姜曰中心是悼蓋
姜有不敢直斥莊公而隱悼於中心也奈何妻之
苦口至欲死其夫耶婦人以夫為天死則安歸故
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推之五
倫中人皆不當激烈若是申培以為刺三叔之詩
殆或然歟

素絲組之

毛傳以素絲爲御馬之用鄭箋以爲縫旌旗之旅
縵一則上屬干旄一則下屬良馬孔疏兩釋之朱
子不取毛說者因孔疏釋毛意又推廣之云此好
善者我願告之以素絲紕組之法而御善馬四轡
之數以此法而治民也夫御馬固如治民然此大
夫方來禮賢未句纜爲賢者慮其何以告之豈有
先告以治民之法即毛之本意亦止以素絲御馬
不牽涉以此馭法告大夫然則爲此說者孔疏釋
之過耳毛傳固可取也如鄭說以素絲織組縫旒

縵不應中隔在浚之郊而下屬於良馬蓋紕乃合
絲縷而未成繩者組乃合紕之數股而爲繩者皆
以繫維良馬而爲御者所用也

漢劉歆鄧析子序曰竿旒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干
作竿未嘗以馭馬之法先告也

旒旒旒

三章互文也州長建隼旒其干之首有旒焉析羽
爲之有旒焉以旒牛尾飾之乃一物也今圖作三
物者與傳意背爾雅疏引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旒

上則干之首有旄有羽最為明確亦可發明此篇互見之義

大夫跋涉

鄭箋云衛大夫跋涉來告難於許朱子集傳云許之大夫有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玩文義當以鄭說為長蓋夫人如果自許出唁義所不可許大夫當必阻於朝何至夫人至漕乃從後追之耶且不寫其憂於衛亡而獨憂不許歸唁亦不近情然朱子所以取許大夫之說

者以下章既不我嘉不為許人所許可故有是詞至三章并怨其穉狂故於首章大夫即指為許人耳夫不我嘉誠許人之勸阻以大義責之者不必指定跋涉即不我嘉之人也

芄芄其麥

狄滅懿公方在於冬廬漕之時已是十二月夫人行野那得見麥之茂盛耶即云想像如是亦未有冬日之麥而芄芄者當是憫其未滅之前衛之故國如其盛今土地人民不知如何耳或以野之

膏澤能長茂盛之禾大邦必能庇亡國而因以起
興乎不然按之時月此二語無着許魯山言采蟲
與麥皆託言

會弁

會弁者王及諸侯之朝冠弁師職曰會五采玉璫
象邸玉笄注言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
邸下祇以象骨為之則是其式亦為平頂而非銳
頂可知既有象頂包於文鹿子皮之內邸圓則弁
亦圓邸方則弁亦方大約弁制是圓非方王弁璫

十二侯伯之璫七子男之璫五孤之璫四三命之
卿璫三再命璫二此言一縫之中玉數有等可辨
而皮弁之縫凡幾則自王以下皆同經無明文亦
不可考又古者束髮別無網巾之類以組束之服
弁而加笄者貫以玉簪則皮弁之上當有兩孔以
通笄者又璫與綦同不獨皮弁有之即韋弁亦有
璫惟士之韋弁皮弁其會無璫今禮經所圖綦弁
不可為式也

老使我怨

婦之從氓纔三歲非真老也言我本欲與汝偕老
今尚未老已如桑之黃隕使其果老不且使我怨
恨無地乎天下事焉有無盡期者譬如淇水湯湯
不知何所底止而終有岸隰如滎澤之大而亦有
泮以比男女亦有散時也以下再言結髮信誓絕
不念及我其如此貳行之士何哉中間淇隰二語
似比非興

芄蘭

尋常童子欲速而蹈成人之事不足與刺然必以

為刺惠公則又無人君之據當時士大夫世居職
位必有以童年而仕如春秋所譏仍叔子來聘故
有此詩也

自伯之東

衛在鄭之正北王在衛之西南俱與東不合惟孔
疏謂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庶幾近之然思婦在
室豈遽忘其身所居之地而以伯為東行耶鄒氏
泉曰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豈有以
淇縣目洛陽為東者胡氏紹曾曰衛人從王屬右

軍號公林父正東行矣夫左右軍皆從王而東伐
鄭由京師向鄭南行右軍在西路寧得援為東行
之據然則何以云東也蓋伯以衛人仕於王朝常
供護衛周禮虎賁旅賁之職夾車而趨即執戈盾
者不必拘泥及字若泥定兵器為及則建於車右
非常執者又王有從車貳車而無前驅之車故於
執字前驅字而知為夾車步從正旅賁也其妻從
仕於周故云自伯之東

之子無裳

之子指鰥而言非指狐也比體屬上二句心之憂
矣乃述正意豈有復說狐之理且狐非服裝帶者
不宜雙關也釋兮風其吹女女字指釋而言不可
與此並論

木瓜

朱子不依小序美桓之說一語闢倒曰若依此詩
為衛人欲報齊桓則桓之惠何止於木瓜而衛人
實未嘗有一物報之確極爽極然小序以為美桓
公者非無故也投木瓜者衛之先施於齊報瓊琚

者齊之報衛匪報之獨厚乃欲籍是永為好耳此詩必係齊人所作考僖公十八年衛文公從宋襄公伐齊納孝公其年三月齊人殺無虧夫公子無虧有大德於戴公文公乃齊桓甫卒而衛文即伐齊致無虧被殺故齊人述舊事以愧衛言桓公欲永以為好豈知身甫卒而即名亂乎大有譏諷意是小序惟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二語不合而其所言美齊桓者大旨固不爽也

衛風

張橫渠論衛詩既云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而又曰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夫土薄則疑於不肥肥則何以云薄殊不知列國之風氣因乎土土之形勢在乎山川山培之而氣厚川流之而氣疎衛惟瀕河氣洩所以人氣輕浮與厥田滋生成賦上下者不同論也

黍離

東周之大夫行役即所見黍稷而寫其憂則誠有之其云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惟小序及詩說

手言曰金卷四
言之而他經無述之者竊謂周之王澤十二世何
遽斬絕厲幽之無道中有宣王振興即至平王東
遷盡棄岐周之地畀之秦國惟時秦尚秉周之政
令何至東遷未久尹伯犒秦師即不保其宮室宗
廟耶思昔周公營洛邑之時亦有朝廟以會諸侯
今縱不能保有兩都而竟以中興之主等於異姓
受命雖光武之遷漢未嘗有此而謂平王時顧如
是耶箕子麥秀之歌以周代商宜其如此未可以
東遷為比也

彼稷之穗

五穀由苗而穗穗而後秀故朱子集傳曰穗秀也
乃嚴氏粲疑論語解吐華曰秀秀為未穗今所為
秀則已成穗殊不知吐華即在穗上無穗外之華
嚴之察物未得其詳也

曷至哉

惟不知其期故云何時可至以足其詞非不知其
所在也即下章有佞亦言何時可會輔氏廣釋曰
不知其今在何所不如從蘇穎濱嚴粲之說為長

苟無饑渴

雄雉末章曰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憂及於處世其慮遠此章末句僅念及饑渴其慮淺殷其雷之言曰何斯違斯莫敢或遑知臣子當服王事雖思之而辭婉此章云不知其期曷至哉是不以行役為當盡之分而辭亦徑直沈氏守正謂世有盛衰而婦人女子之口傳之信哉

君子陽陽

古者士大夫家有樂不自考擊幼習象勺成人之

後亦不聞無故自舞今君子行役初歸即謂有室家之樂何以執簧執翽聲容並肆且我者婦人自稱君子執簧而招婦由房豈吹子和汝耶君子執翽而招婦由教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之意耶故朱子仍存小序之說與簡兮並讀可也詩說謂景王好音士遂習之頗合

戍申

申為平王母家且平王所避難之國故戍之然東遷以後不特不聞治弒幽之獄而且戍之集傳所

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此春秋之例所必嚴故春秋始於平王聖人有微意焉因戍申而及於甫許近楚諸國豈勝戍哉卒之入春秋未久而楚即縣申平王豈能常保其母家耶申培曰荆子討申侯弑幽之罪伐申并侵許甫是荆知有君平王不知有父也揚之水朱注揚悠揚也因緩弱而不流束蒲似亦可通然于之字不甚洽今考路史宣王子尚父幽王封爲揚侯本在洪洞其後昭公二十二年王室亂壬戌劉子奔揚癸亥如劉在今偃師

附近或者平王東遷以後揚侯改封于劉子國邑之旁或入鞏之水本名爲揚揚水緩而不流至遺畿內之民戍申戍甫路經于揚見此水以起興也

曷月予還歸哉

戍者更番守備以歲爲計瓜時往者亦及瓜而代此詩人因逾月不代故其謳思第曰曷月與不知其期者不同

兔爰

此篇當是幽王時詩不必拘定平王蓋我生之初

正當宣王中興故曰西周之盛我生之後正當幽
王三年遇此君弑國亡之亂故言逢此百罹若東
遷已定民方安集不至於如幽之甚細繹之非痛
定之思也序謂桓王失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
生其人自序生初猶及見西周之盛即在宣王中
年二三十年又歷幽至平至桓五十餘年則是八
十老人詠此詩者豈經幽王之亂反安然不憂至
此桓王伐鄭一用兵而反為百憂乎何其不知輕
重

覃

兔爰二章雉罹於覃叶下造字音步廟反此覃字
古人必原讀為殍如餓殍亦從孚字也不然豈有
以孚音叶造覺韻者乎

葛藟

朱氏公遷曰物得其所人失所依則是此詩為反
興也細繹其義詩之詠葛藟者多矣葛覃則施于
中谷葛藟則纍於樛木不宜生於河澣之物今乃
在河之澣如人去鄉里宗族而流離也

采葛

王風主世衰時亂非如鄭衛多淫然世治而標梅行露漢廣死麋皆先革其淫俗不為強暴所污世衰則俗淫勢所必至况鄭衛逼近東都采葛斷以朱子為是若作刺讒則首句語意不了於此與賦三體俱不合錢氏天錫曰東周之俗非鄭衛比以大車邱中為淫詩闕疑可也此為不知風土者

大車

小序曰刺周大夫也男女淫奔陳古刺今此蓋因

王風為周衰之詩焉得有止乎禮義之舉然詩中無陳古之意未可強說也即就本文畏子不敢亦是民免而無耻之供招而况聖王之世不妨於行露死麋衰世不妨有大車正於此可以觀風

瑞

孔疏曰瑞玉頰色也此正注也又廣之曰禾之赤苗謂之瑞玉色如之夫禾之赤苗所以亦名瑞者以其似瑞玉非瑞玉如苗而始稱為瑞也

彼留子嗟

子嗟子國毛傳作姓留名子嗟子國其父也世爲
賢大夫能治其民至此不能用故愚而歎之朱子
以留姓無可考故疑爲婦人淫奔之詩然王風雖
衰較之鄭衛猶良婦人於其所私豈肯直道其名
氏故稱氓指復關而言上章采芣亦言其事不斥
其名惟將仲子言其男子之字然終詩止於一人
而此則旣思子嗟復思子國末章則合二人而思
之淫者未必蕩至於是即蕩於心未肯蕩於口終
以子貢子夏爲妄惟留之爲邑爲姓未可定

仲子

毛傳曰仲子祭仲也鄭箋引仲其說莊公有母而
詩并言父一不合也莊公同懷更無長兄其他公
族亦無見經者惟左傳有公子封亦曾諫莊公然
不知其必爲兄二不合也

叔於田

叔之不義春秋誅之而鄭人美之其初贊其仁武
其後又愛之而戒其無傷是何得人心之深如此
要之欲爲竊國之謀者如陳氏則厚施公子光則

陰養死士豈無其黨羽揚譽以收人心者哉

磬

騁馬曰磬范氏處義曰謂使之曲折如磬夫馬之馳驅不能如磬折惟人之御馬收縱俱在轡轡擦之則身直舍之則身偻故曰磬磬以言乎人之馭馬也

羔裘

鄭之羔裘美其大夫較羔羊之美在言外者更爲著明何以在列國則爲變風蓋王化之行如羔羊

惟述其衣服威儀之合度紆徐而已其他無溢美之詞與芣苢桃夭同一平談斯其所以爲盛歟只此便分正變如小序於變風中有頌美者皆云思古之盛以見今之不然則是變風有刺而無美也豈理也哉

三英

鄭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然則何以不言三德而必曰三英則三英終是裘飾而可與三德映合者如首章咏羔裘之如濡潤澤而毛順故下以

毛詩明辨錄卷四
三
洵直美服此羔裘之人二章咏羔裘而豹飾文采
而有威故下以孔武美服此豹袖之人是每章第
二句皆雙關說也此章晏字之義言其安且燠而
毛傳釋為鮮盛者與下句粲字關照若裘飾本無
三英專主服之者之德行而言則上下句不相脗
合矣古之織帛無文采豈皆純素衣則用繪裳則
用繡錦則雜采則絲織之織縞當必有紋五紵五
緘縫之飾三英當是緇衣上織成之花古人謂花
為英其數三因以比君子之德之著爾又思古之

皮衣另加裼衣襲於裘外而裘不與絲紵連綴為
衣故五紵五緘得而見之若皮縫縫入衣內何從
見之耶羔裘毛色有黑白之分或以黑白羊皮六
張相間縫之而成三英以言其皮則五紵以言其
毛色則三英也

遵大路

為思君子作者於勸旨加切朱子何以不從蓋序
說與詩不合者有數端焉序曰思君子又曰國人
思望則是既去之後思之何以詩人云執袪執手

在將去未去之時耶且君子去國其所惡者醜者
國之讒佞也為其惡與醜者必不思之必不留之
今詩人云無我惡無我醜則是留者既所惡醜之
人故定為棄婦耳

女曰雞鳴

鄭俗淫亂而有雞鳴戒旦之士女誠可美也三章
之中頻稱子為女語士之詞然只是詩人述女之
詞如此非女自作玩首二句女曰士曰可知矣此
亦士夫之家富而好禮氣象飲酒偕老琴瑟在御

賓客贈報俱有從容之樂

偕老

偕老惟夫婦言之見於鄘風君子偕老又見於氓
之六章及爾偕老而此以為賓客夫賓客飲酒偶
爾合歡即極親愛何至定以終身且三章之中屢
稱子矣何以子與視夜之子指士而言以下兩章
俱指賓客洵如毛鄭之解試問加鳧鴈者士也與
之宜之者主與賓也不已拋却賢女戒旦乎若謂
中饋婦人所主此與子者指女與賓言而下二句

飲酒則指士與賓而言是兩與字有兩義矣况下
言琴瑟靜好亦是夫婦之和非朋友之和至下章
投贈方推廣到待賓上去乃有次第

有女同車

鄭公子忽成齊齊人欲婚之以文姜忽以齊大非
偶辭之夫忽既不娶齊姜何以與之同車而得見
其佩玉之都德音之良乎若謂不得孟姜而想象
其美空中模擬如洛神賦之體詩中却不見有刺
忽失助之意且詩人於事後追賦鄭厲公復入之

後則魯之文姜敗行已聞於鄰國國人方將以忽
之不娶為得計豈猶美孟姜而悔其失昏乎
此詩雖非刺忽亦不似淫奔詩中並無淫佚之思
有謂此篇為男悅女者疑同車同行有男子在故
曰同殊不知二女亦可同車同行或者道路所見
而思慕之如宋督見孔父之妻曰美而艷之類或
曰初見不應言其德音不忘要知淫者之所謂德
音即性情溫柔使人思之不置耳

韓兮

此篇序為君弱臣強不倡而和朱子定為淫女之詞夫女之所與定情者當擇其美好專注一人今乃呼伯呼叔其詞與黎臣呼衛臣者同似非淫女之詞然丰之後二章亦呼叔伯以風吹擗動與男倡女和是上句女字指擗即指女子也今下句女字却指叔伯是兩女字上下意不對針若以國勢之危比風之振擗而望同朝之自謀則兩如字相應矣然以倡屬君和屬臣與作者口吻不合當從呂氏祖謙說諸臣中有知幾者苟有倡定厥謀以

遠禍當和之耳

狡童褰裳

二篇淫詞顯而易見序皆以為刺忽忽為世子理應得國其為公子時頗有才武英名及即位而再逐于突國人之貳由忽召之聖人脩春秋無大低昂桓十一年書曰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不繫鄭於突而繫於忽者猶有右忽之意焉桓十五年書曰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以其有二君故皆名之然突稱伯而忽稱世子者忽之立未

久也昭公在位僅二年被弑乃鄭人於厲公之教
貳竊國絕不刺之而專刺忽二年之中積詩至十
餘篇何其甚也左傳賦詩多斷章取意即淫者之
詞以屬望於韓宣子此子大叔之意也宣子喻其
意而應之亦是節取耳若大國之卿無意于恤小
聞子不我思豈無他人之賦豈不以子大叔為懟
晉而失其舊好耶且昭十六年子旗賦同車子柳
賦釋兮子游賦風雨子蠶賦蔓草皆節取其句若
因大叔之賦即以為非淫之証則未確也

終鮮兄弟

依朱子集傳兄弟原不必指昏姻說以激揚之水
微弱與終鮮兄弟二句以不流束楚與無信人言
二句惟其無兄弟而僅有伉儷所以為微弱彼揚
之水尚不流束楚而我微弱之家顧可信人之迂
而自相離棄乎若云刺忽則莊公之子猶有九人
雖相戕害不可謂非兄弟作詩公族伊何人哉乃
能稱子女二人以疎間親哉

有女如雲

手言明其金卷四
初初如雲因上句有諸娣從之故當訓為衆此章如雲只言其飄曳飛揚穠艷與下縞衣綦巾對照耳不必言其衆且如雲之女只作見美女而我思不屬耳亦不必作淫女觀

綦巾

縞衣繒衣也綦巾絲巾也不當論色縞為白衣綦為綠巾雖言貧陋無此服色下章縞衣茹蘆是白衣而茜巾尤為不雅如毛傳以白色為男服綠茜巾為女首服是縞衣綦巾為兩人而作詩者自云

匪我思存却為旁觀之辭於文義不順

顧命綦弁孔安國謂以文鹿子皮為之弁師以璫飾弁故或疑綦璫通用女子之中無飾璫者亦無用蒼白色者或者絲織之耳

茹蘆

東門云茹蘆在阪種植之茜也此云縞衣茹蘆染色之茜也然茜無所不染毛傳但云茅蒐之染女服而鄭箋云染巾者承上章綦巾而言也女服以朱帕首竊所未聞此章茹蘆並未言巾必承上章

綦巾而謂茹蘆染紅巾拘矣朱子集傳所以改為衣服之色

漆洧

淫奔者自叙多我汝之辭此篇三言士女皆旁人
之言蓋上巳之辰秉簡贈勺竟相傳為盛事踵而
行之國中士庶無不從風而靡士非一士女非一
女故詩人為之敘而述之似非自叙也

文化庫

毛詩明辨錄卷之四



文化庫

